

长征路上的一个春节



党史故事周周讲

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,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依旧是危机重重,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,突出重围。

1935年1月20日,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,随即下达《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》。地域定在宜宾、泸州之间。毛泽东的设想是,趁着年关临近,川军防麻痹、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,避其锋芒,悄然过江,摆脱围追堵截。

28日拂晓,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。战至黄昏,双方仍呈胶着之势。红军发现,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,而是两个旅,另有两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。并且,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中央军,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。“歼灭战”成了“拉锯战”,人均仅有20发子弹的红军陷入危机。

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,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,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,避实就虚,西进川南。29日拂晓,红军从土城滩溪口、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。

部队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。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。雄鸡报晓,三省可闻,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“鸡鸣三省”。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。地处大山深处,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,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。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,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。

大年初二,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

移。当天晚上,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“花房子”里,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,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、材料、公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“权力”的几副挑担。

那个春节,重要会议一个紧接一个。大年初五,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,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决议》,即《遵义会议决议》。第二天,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,讨论新的战略方针,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。会议同时决定,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,彻底改变长征以来“叫化子打狗,边打边走”的局面。

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,开了一个通宵。凌晨,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,副主席周恩来、王稼祥签署的《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》随即发出。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,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,充实基层;运输队、掩护队、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分人员,以及司号员、理发员、炊事员等等,大都编入作战连队,红军师长当团长,10个连长一个班。

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精简。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,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。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造币机、造弹机、印刷机、磅秤、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。丢掉了“包袱”,实现了“消肿”,部队面貌焕然一新。趁着国民党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,贵州兵力空虚之际,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,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。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,成功掩护部队于1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,取桐梓,夺娄山关,重占遵义城,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8个团。(贾永)

乡村的年味似乎要比城市浓烈得多。

年前的几天,艳阳高照,勤劳的女主人像比赛似的,趁着大晴天洗衣晒被,家家户户门口、阳台上一片花花绿绿,色彩斑斓。家里家外都被收拾得清清爽爽,就等年来。村里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回来了,孩子们也放了寒假,在村里大呼小叫,欢蹦乱跳,平时略显清静的村子因为他们的归来显得生机勃勃。

在老家,年夜饭又叫“团圆饭”,也许是寓意一家团圆才叫过年吧。按照老家的风俗,大年三十早上吃年夜饭。腊月二十九的晚上,父母就在厨房里忙活开了。母亲在灶下烧火,父亲把洗好焯水的腊肉切成一寸见方的大块,我望着那一个个胖嘟嘟的腊肉,笑着说:“过年还真是大鱼大肉啊。”父亲说:“你曾祖父在世时,肉切得更大,一块足足有一二两,这已算是顶小的。”父亲把腊肉翻炒出油,再加入清水和油豆腐,满满的一大锅。按照老辈人的习惯,这一锅腊肉煮油豆

小时候,儿女在盼年。如今,盼年的是父母。

小时候,儿女盼年,盼的是新衣帽,好吃的、压岁钱。父母盼的是儿女健康成长,来年的好日子。如今,父母盼儿女归家,盼一家人的团圆,盼儿女归来吃顿他们亲手炒的菜,包的饺子,盼儿孙绕膝的一种天伦之乐。

十多年前,我还没结婚,哥嫂在外地上班。一进腊月,母亲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,提前给哥嫂的屋里架起了火炉,把火炕烧得暖暖



嫂子喜欢,”要么摇摇头:“这个我得学着做。”

阖家团圆就是年

腐要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。这是老家人年夜饭的特色菜肴,必不可少。

记得小时候,大年三十凌晨零点刚过,噼噼啪啪的爆竹烟花声就响彻云霄,经久不息。乡亲们争着放头挂鞭炮,谁家第一个放鞭炮敬天神寓意来年好运,百事顺利。如今移风易俗禁鞭,凌晨放鞭炮的习俗已经逐渐消失,没有了烟花鞭炮的春节,年味儿似乎也淡了许多,不免让人怀念童年的热闹情景。

大年三十早晨天刚蒙蒙亮,家里楼上楼下灯火通明,厨房里热气腾腾。“大人望插田,小孩盼过年”。小孩子早早起床穿上新衣,兴奋地在厨房与客厅间穿来穿去。

大门口和厨房灶台边的方桌上,

摆放着红枣、桂圆、米饭、白酒、茶五种贡品。贡品前插着三支香,青烟袅袅腾腾,飘散在空中。香的两边红蜡烛欢快地燃烧,烛火跳跃。父亲和弟弟跪拜磕头,默默祷告老天保佑家庭



幸福平安,日子红红火火。仪式结束后,热气腾腾的饭菜便端上桌了。香气四溢的腊肉煮油豆腐,清淡爽口的萝卜炖肉,软糯香甜的炸丸子,金黄

父母的盼,儿女的年

的,尽管床单被褥崭新的,母亲还是要翻洗换新,还要让太阳暖暖地晒几天。

母亲备年货,全是依哥嫂的喜好来。嫂嫂是南方人,母亲总怕做的饭菜不合她的口味,便让我上网查南方人过年的习俗,然后让我列清单,当我报出一点点,母亲要么点头说:“这个你得学着做。”

前炸烧烤炖的食材不一而足,母亲总喃喃自语:“七天假,家里还待不上五天。”我接过母亲的话:“你不用准备那么多。”而母亲又在盘算,我哥爱吃什,他们回去时能带哪些食材。

腊月二十九,母亲翘首以盼,尽管提前电话里早已知道几点车票,几点能到家。家里早已炉火红红,饭菜飘香。父亲早等候在了路口。

我结婚后,过年,母亲就加倍地忙,那棵盼望树又结出了更多的枝丫了,像陡增的成双成倍的思念。过年团聚,我们又像回到了小时候,母亲还是把大块的鱼肉夹给我们,一个劲地让我们多吃,我撒娇似的嚷:“妈,我再吃就吃胖了!”母亲摸摸我的手腕,心疼地说:“都瘦成啥样了,还嚷嚷胖,要好好吃饭。”父亲早已把

一个大鸡腿夹给我。我想起小时候,母亲让我吃鸡翅,说吃了鸡翅,将来飞得更远。如今,我像离巢的鸟儿飞得远远的,只有等到过年时,才像倦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老家,等待的是父母心疼的嘘寒问暖,父母精心做的一桌桌佳肴。再离开时,载满一包包父母的牵挂,一声声叮咛。

一年又一年,一天又一天,每一天,父母的心都在拉出思念的长线,那长线的一头拴在我们儿女身上,让我们无论走多远,走多累,心里总有一个最暖的角落,里面盛满父母连绵不绝、感人至深,却又平平常常的爱。父母盼的是什么?盼的是儿女回家时愉悦轻松的步伐,是家人团聚时回味无穷的快乐,更是亲人间至深至纯的惦念与记挂。(田雪梅)

进入腊月,路边随处可见晾晒的腊肉腊鱼香肠。烫豆皮,磨汤圆,切麻糖,炕蛋卷,大街小巷全被浸在这香香的、浓浓的年味里。年,是告别,是新起点。年,给昨天划上句号,为明天抒写春的诗意。

年,是团圆,是火炉旁的温暖,是锅里的卤味飘香,是围坐在餐桌的温馨,是家门前的春联迎福,是游子回家的脚步,是驿动的心停靠的港湾,是老一辈的天伦之乐,是孩子们的童真雅趣,是万家灯火点燃春雷的“噼啪”声。

那诱人的腊味香,四处张扬的喜庆,无不传递年的味道。

年,我总觉得是孩子们的,热闹是他们的。烟花、游戏,还有那红包包着的压岁钱,都是孩子们快乐的源泉。两三个孩子在一起,就能疯玩一天。小伙伴们有着说不完的悄悄话,做不完的游戏,有着大人不知道的 secret 和欢喜。看着他们玩耍,心竟生出羡慕,童年真好!儿时的年总是充满期待和惊喜。新衣新棉袄,花花绿绿的糖果,还有崭新的压岁钱,都让人眼巴巴盼望着。等兜里有那么几张一元、五元压岁钱时,又让人欢蹦乱跳,连辫子上的红纱巾也在风中舞动妖娆。有顽童乱扔鞭炮,“砰

啪”一声巨响,心惊肉跳的记忆,更甭提小伙伴们在一起交换零食时嬉笑玩耍。跟着父母走亲拜友,和大人围坐桌旁,嗑瓜子、剥花生、吃糖果。他们拉着家常,诉说着这一年的收获与希望……

那年,我在外地工作,到了腊月,母亲就盼着我回来,即使电话告知春节要值班,不回家。但越是年底,母亲越爱朝村口上来来往往的车辆,巴巴地看。有客车停下,就希望是我回来了。那天,母亲坐在沙发上说得很平静,手中编织的毛线上下翻飞,我的心却蓦地被电击了一下,微微颤抖,用力睁大双眼,怕一不小心眼泪滚落出来。我的幸福在远方,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;而爸妈的幸福是子女团聚,共享欢乐年华。

年,也属于那些老人吧。孩子们平时忙于工作,经营着自己的小家,年迈的父母默默地支持着,只有在这特别的传统节日,儿女们才会放下工作,带着孩子与父母团聚。围着二老,同吃家常菜,聊些家常话,久违的笑意在父母脸上盛开成花。

年,是旧年的句号,是新年的序章,是时间向前,我们不退后的回响。(龙红平)

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初步开展

(上接1618期C版)

幻灯放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,1948年民教馆曾放幻灯76次,观众14146人次,并举办一期40人的幻灯人员训练班。1950年教育馆自制幻灯机一部,放映内容为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制作的标语口号和自己绘制的幻灯片。1951年皖北区行署文化局先后分批发给比较先进的幻灯机三部,馆内购置幻灯片五套,由教育馆青年补习班学员负责巡回放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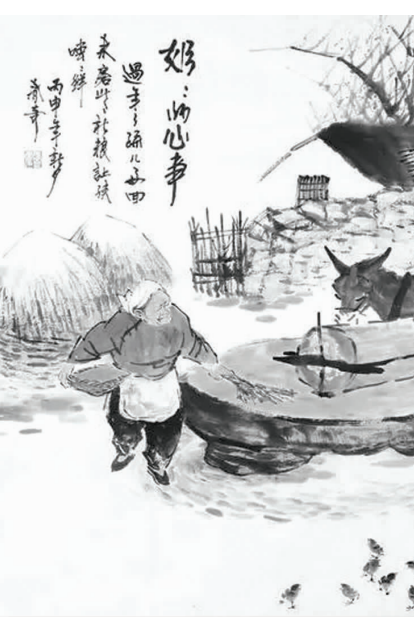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2月西中州路有一座私人营建的简易电影院,取名红光电影院,经理申锡古,市人民民主政府派宣传部干部钟铭勋负责领导。放映机是市人民民主政府用地方粮2.25万公斤小麦购买的,开业第一场放映的是国产故事片《桥》,其余多是进口片。因上座率低,只放映10余场就宣告停业。

同年,市委委托市总工会在中原舞台办起了一座“工人电影院”,共有职工7人,设备为35mm、日本产罗拉精放映机2台,由70匹汽车引擎带10千瓦发电机发电。但发电设备经常出故障,影响上座率。后交市委宣传部分管理,又交工商联经营,改名为颍光电影院,由工商联副主任张士友兼任经理。至1953年4月,由于县境小麦遭受严重霜灾,放映收入剧降,随即停业。

界首党史

中国民间,过年时都是长辈给晚辈发些“压岁钱”,而在我们家,却出现了“逆行”——我们五个给老妈发了“敬老压岁钱”!

老妈今年92岁,一辈子生养了五个子女。老妈生在农村,长在乡下,一生土里刨食,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五个抚养成人,吃的苦、受的罪几火车都装不下!去年春节,全家21口人在吃团圆饭时,大哥突然提议:老妈年年除夕给孙辈们发“压岁钱”,咱们五个春节时能否给老妈发一次“压岁钱”?“压岁钱”的作用是祈福、祛灾,作为儿女,我们谁不盼望老妈晚年平安快乐、健康吉祥呢?所以大哥这一“临时决议”,一经抛出便赢得了满堂掌声!于是春节时老妈收到了1万元的“压岁钱”。儿子给妈发“压岁钱”,“压岁钱”出现“逆流现象”,这消息一时间不脛



过年最忆丸子香

一场大雪打底,年的脚步就近了,簌簌的雪花在空中飞舞,为整个大地铺上了洁白的圣装。

小的时候,最期待的就是过年,家家户户点上花灯,一片红红绿绿,在大雪的世界里,逃离了往日的喧嚣,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玩耍。

玩累了回到家中,父母为孩子掸去身上的银霜,银霜掉落在地上转眼间就消失,如同过去的一年匆匆而逝。掸完银霜走进屋,是一片温暖热闹的景象,七大姑八大姨此时已经来到家中,你和我切肉一起忙活着。大人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唠着家长里短和这一年的开心事,在欢声笑语中忘却这一年的烦恼。

过年的餐桌上,都会把整鸡整鱼端上来,而我期待的当属那道炸丸子,一个个圆润饱满的丸子在经历煎、排、揉、成型、炸制等一系列步骤后方能上桌。丸子馅不宜太瘦也不宜太肥,需以七分瘦肉与三分肥肉搭配最为得当,肉配比完成后就由大家

给九旬老妈发“压岁钱”

而走,成为全村的佳话。

别看老妈上了年岁,思想可一点也不落后,她把“压岁钱”作为自己的晚年的“第一桶金”,开始了“大肆挥霍”——首先,她拿出5000元,设立了“家庭奖励基金”。五个孙辈(包括外孙女)评上“三好学生”或“优秀班干部”,每人就发500元现金或500元图书作为奖励。其次,老妈拿出680元,订了《中国老年报》《辽宁老年》《农民日报》

等报刊,办起了“家庭图书阅览室”,自己在增知扩目的同时,还免费给乡亲们提供了精神食粮和生产技术。三是老妈拿出1000元,为村里的老年秧歌队购置了团扇、锣鼓、唢呐,全新“武装”了行将“歇业”的老年秧歌队,为村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。农闲时节,村里的锣鼓又开始敲了起来,乡亲们扭起了欢快的秧歌。村小学的操场地势低洼,一到雨季便成了池塘,孩子们无法做课间操。细心的老妈平时早就注意到了这件事,她拿出1400元雇车拉土,垫平了村小学的操场,感动得师生派代表登门向老妈致谢!和老妈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刘姨自老公病逝后,拉扯着两个孩子生活,日子过得挺紧巴。老妈花几百元给刘姨家买了两个猪崽儿。刘姨和我们家非亲非故,我们对老妈的做法有些不解。

老妈解释说:“你刘姨是咱村的特困户,两个孩子又都在读书,家里日子过得很苦,给她送去两只猪崽儿,养到上秋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,可以救济一下家里的困难。现在中央不是号召‘乡村振兴’吗?我这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呢!”一席话说得我们开怀大笑,同时佩服老妈有胆识、有爱心、有魄力、有思想!一个92岁的农村老太太,能够想到“乡村振兴”,这的确确实让我们自愧不如且无比自豪!接着,老妈又买了十几个评书机,送给了村里85岁以上的老年人。看到老人们每天揣着评书机,听得津津有味,我们打心眼儿佩服老妈:人老心细,绝对是一个“暖婆”!

万元“压岁钱”就这样在一年当中被老妈“挥霍”掉了。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,在大款眼中九牛一毛的1万元,

在老妈的手中竟魔术般地起了“化学反应”,收到了几何倍数的社会效应!乡亲们都对老妈赞赏有加,齐夸老妈是一个有责任心、有爱心、与时俱进的时代“暖婆”!

老妈的“挥霍”之举,不仅让我们五个佩服得五体投地,同时内心也深受触动!大哥近日“发话”:今年春节,我们五个不但照常要给老妈发“压岁钱”,而且数额要增加20%!已是一家公司小老板的老妈长孙,今年春节也参与其中,他将给妈发一个大大的红包,作为“压岁钱”,向这位高龄的“暖婆”致敬!受老妈的影响,我们整个家族都开始重新规划各自“小家”中的压岁钱来,各个家庭都在重新审视压岁钱,想方设法让压岁钱花得更有意义!老妈,在整个家族中,掀起了一场喜人的“压岁钱革命”!(钱国宏)